

CANSANGSICHOU SHIHUA

中华文明史话

蚕桑丝绸史话

刘克祥



胡 绳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及其他单位有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下，历史科学工作者立足于“两个文明”建设，贴近现实，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一次尝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以其辉煌的成就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中华文明既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代代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形力量。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所当然要珍视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并使之发扬光大。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就民族属性而言，不是欧美的，不是其他国度的，而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之上的文化。就社会属性而言，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继承了一切优秀历史遗产、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也不能向后倒退，必须努力创造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高的、更进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这样的任务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全民族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韧不拔，一代接一代地奋斗。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构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主张尊重历史，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化传统的问题。如同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并非尽善尽美。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与糟粕掺杂，彼此渗透，总的说来，精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因为主流是精华，所以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向前推进。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糟粕，所以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改革者去推陈出新，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既是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必要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把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种形态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恰恰相反，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所以，我们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我们国情融

为我有。我们也主张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赞成在文化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我们认为，惟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既主张潜心攻关，编撰富有创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现实，从社会需要出发，撰写大众化的、有学问的著作，进行学术普及，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而努力。也就是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全书百册，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等不同方面，对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阵容很强。其中，既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中老年学者，也有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科研人员。这套丛书大都是他们在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性，而在表述方式上，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雅俗共赏。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明确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和自豪感。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奋斗。

1997 年 12 月

本丛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五”重点研究课题

本丛书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胡 绳
主 编 江 流
顾问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忍之 吕叔湘 任继愈
刘大年 杨向奎 苏秉琦
余冠英 汪敬虞 张政烺
席泽宗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正(常务) 王渝生
王德有 任式楠 李 文
李根蟠 李新达 张显清
张海鹏 滕振微

目 录

序	胡绳 (1)
引言	(1)
一、蚕桑丝绸的起源	(3)
1. 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3)
2. 从考古文物看蚕桑丝绸的起源	(6)
二、商周时期蚕桑丝绸生产的普遍兴起	(11)
1. 和农业并重的蚕桑生产	(11)
2. 迅速发展的丝织业	(17)
3. 不断进步的丝织技术和丝织工具	(22)
4. 多种多样的丝织产品	(28)
5. 丝绸的练染工艺	(32)
三、战国秦汉时期的蚕桑丝织业	(38)
1. 受到高度重视的蚕桑生产	(39)
2. 蓬勃发展的丝织手工业	(44)
3. 精湛的技术,精美的产品	(47)
4. 练漂印染工艺及其发展	(58)
5. 丝织品外输和“丝绸之路”	(63)
四、三国至隋唐五代的蚕桑丝织业	(69)
1. 蚕桑生产及其技术进步	(70)

2. 官府和民间的丝织生产	(75)
3. 丝绸的产地和品种	(81)
4. 缫织和印染技术的进步	(91)
5. 丝绸的贸易和传播	(97)
五、宋元明清时期的蚕桑丝织业	(102)
1. 蚕桑生产的南盛北衰	(103)
2. 从“野蚕结茧”到柞蚕业 的兴起	(112)
3. 官府和民间丝织生产	(121)
4. 主要丝织品种及其产地	(127)
5. 丝织印染技术的新发展	(134)
6. 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142)
六、近代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变化	(148)
1. 蚕桑生产的继续推广和技术进步 ..	(149)
2. 手工缫丝业的短暂发展和机器 缫丝业的兴起	(156)
3. 丝织业的兴衰和技术变革	(165)
4. 丝绸印染和机器印染业的兴起	(176)
5. 蚕桑丝织业的空前浩劫和 全面崩溃	(180)
6. 丝绸产品和丝绸贸易	(188)
参考书目	(197)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书目	(199)

引 言

中国是蚕桑丝织业的发祥地，是丝绸的祖国。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利用野蚕茧抽丝织绸；以后又将野蚕驯化为家蚕，野桑培育成家桑，开创了植桑养蚕业。绚丽多彩的中国丝绸，不仅是举世公认最华贵的服饰材料，而且是文化艺术的珍品，是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有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而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是最早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丝绸彩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服饰材料，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充当了中国同周边邻邦和西方国家早期交往的文明使者。举世无双的“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欧大陆的中西交通大动脉，至今为亚欧各国人民所神往和赞颂。丝绸贸易对古代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乃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蚕丝业发轫于中国，传播及世界，各国的植桑养蚕业都直接或间接传自中国。传播路线大致有四条：东北方经朝鲜传入日本，西方经新疆传入希腊、意大利等国，西南方经西藏传入波斯、土耳其、印度等西亚南亚各国，北方经蒙古、东北传入

俄国。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等方面，尤其是织造技术、花样设计、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些绫罗锦缎，无论图案设计和织造工艺都独具匠心，精巧异常，堪称稀世珍宝。直到清代中叶，中国的蚕桑丝织生产，在世界各国始终居领先地位。但是，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相继完成产业革命，用科学方法制种养蚕，用机器缫丝织绸，使生丝和丝织品的产量、质量大幅度提高。从此，我国蚕桑丝织业的传统优势开始消失，尤其是生丝出口，遇到了日本丝强有力的竞争和冲击。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丝绸王国”的地位已为日本所取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的蚕桑丝织业更遭到空前浩劫。据极不完全的统计，被毁桑园达754万亩，被毁桑树19.94亿株；养蚕、制种和制丝设备的损失，折合战前法币3亿元，生丝产量下降达200余万担；被焚毁、掠夺的生丝和各种绫罗绸缎成品，更是无法统计。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蚕桑丝织业又一次遭到破坏。桑园荒芜，工厂倒闭，蚕农破产，工人失业，蚕桑丝绸业奄奄一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蚕桑丝绸业从此获得新生，蚕桑、丝绸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产量成倍增长，生丝质量大幅度提高，绸缎花色品种不断增多，中国又以“丝绸王国”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蚕桑丝绸的起源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远古时代的气候比现在温暖和湿润。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到处生长着中国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叶为食料的野蚕。大约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野蚕茧抽丝，织造最原始的绢帛。以后又把野蚕驯化，并进行户内喂养，将野蚕驯养为家蚕，结茧缫（音 sāo）丝织绸，由此出现了原始的蚕桑丝绸生产。虽然当时没有文字记载，无法得知原始蚕桑丝绸业产生的准确年代和具体情况，但还是可以通过历史传说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断当时的一些大致情况。

1. 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在我国古籍中，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神话和传说很多。

神话有“蚕神献丝”、“天神化蚕”、“公主结茧”等。“蚕神献丝”说的是有一回黄帝率领本部族的人打败了九黎蚩尤族，正在开会庆功时，突然，一位美丽的姑娘身披马皮，从天而降，手里捧着两束丝，一束黄得像金子，一束白得像银子，前来献给黄帝。这个献丝姑娘就是“蚕神”。黄帝从

未见过这样珍贵的东西，赞叹不已，忙叫人把它织成绢帛。这就是绢帛的最早来历。“天神化蚕”是说有个叫“元始天尊”的天神，看见凡人没有衣被御寒，十分可怜，于是化为“马鸣王菩萨”，而外形变成蚕儿，并让它的女儿托生人间，成为黄帝的元妃，教人养蚕。“公主结茧”的神话则是说，古代有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富家公子，后来公子突然失踪，公主骑着马四处寻觅，但始终没有找着。她伤心已极，不想再回皇宫，就在桑树上栖息，久而久之，竟结一大茧，于是有了蚕，这个神话广泛流传于浙江嵊县等地。

这些神话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蚕桑丝绸起源所作的一种主观臆断。说蚕是由某个“神”或人变的，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但是，神或人变成蚕后，是要人来饲养的。那么，最早养蚕的人是谁呢？也就是说，养蚕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就值得重视了。

上面“蚕神献丝”和“天神化蚕”两个神话，都把养蚕的创始人说成是黄帝及其妻子。“蚕神献丝”说黄帝叫人将丝织成绢帛后，看见绢同云彩和流水一样轻柔、美丽，就由元妃嫫（音 léi）祖亲自养蚕，并把养蚕方法传授给人民，于是养蚕业就被推广开来。“天神化蚕”也是说养蚕始于黄帝元妃，所不同的是，元妃不是凡胎，而是神胎托生于凡间。无论蚕和元妃是怎样来的，但养蚕起源于黄帝和元妃是一致的。

关于蚕桑丝绸起源的传说更多，而且大都载于史籍，但内容和起源的时间以及创始人则各不相同。有的说起源于伏羲氏，说太昊伏羲氏用蚕丝织成丧服用的缌（音 suī，丧服用的稀疏细布）帛，并用桑木做琴，蚕丝做弦；有的说起源于炎帝神农氏，说炎帝修地理，教民桑麻，以为布帛；更多地说起源于黄帝及其妻子。《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垂衣裳而治”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把蚕桑丝绸的发明权归于黄帝，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由于养蚕从来是妇女的事，多数史书还是把发明权归于黄帝元妃。这一传说最早见于西汉刘安的《淮南王养蚕经》一书，该书明确记载了“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到北宋刘恕所著的《通鉴外纪》，把发明者西陵氏改成了嫫祖。书中说，“西陵氏之女嫫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音 cūn，皮肤冻裂）瘃（音 zhú，冻疮）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这样，嫫祖正式成为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发明人，并被作为蚕神而长期供奉。

传说虽不同于神话，但人为的加工成分很大，所以上述传说中，发明人的姓名、性别几次发生变化，传抄多了才相对固定下来。但不论怎么变换，都同黄帝有关。这是由于古代儒家把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把我们民族所有的古老文明追根溯源，全都归功于黄帝。蚕桑丝绸起源很早，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但又找不到（事实上也没有）具

体的发明创造者，而从殷商以后，历代又有帝王祭祀蚕神、皇后亲桑的礼仪，显示奴隶主和封建主最高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把蚕桑丝绸生产的发明权归到黄帝头上。

2. 从考古文物看蚕桑丝绸的起源

神话和传说都不是信史，不足为凭。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是说明蚕桑丝绸起源最可靠的证据。令人欣喜的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都有史前时期有关蚕桑丝绸的文物出土，为我们考证蚕桑丝绸的起始时代、了解史前时期蚕桑丝绸生产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926年，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考古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一个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枚被刀子切割过的蚕茧。这枚蚕茧的出土，在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立即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当时能藉以考证中国蚕丝起源的惟一实物凭证。许多人对这枚蚕茧的种性、年代及其意义，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一枚家蚕茧，并根据该遗址同时出土的纺轮，推断当时已经开始养蚕抽丝织绸。这枚蚕茧的出土，使中国是“丝绸之源”获得了实证。

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是野蚕茧，而不是家蚕茧；有人虽然承认是家蚕茧，但不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东西，而是后来混入的，其理由是：

在新石器时代，生产技术十分原始，养蚕织绸是不可想像的；华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土质疏松，密封性差，裸露的蚕茧在地下埋藏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茧壳切口那样平直，一定要有锋利的刀具，而当时使用的石刀、骨刀是无法办到的。

上述几种观点都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能统一。客观地说，单凭一枚蚕茧还不足以断定当时就有蚕桑丝织生产。因为将蚕茧切开，也可能是吃里头的蛹。但也正是由于吃蛹，而导致了抽丝和原始丝绸的产生。因为嚼茧或撕茧取蛹，发现了纤柔亮泽而又坚韧的丝茸，逐渐开创了对茧丝的利用。居住在四川大凉山的一支藏族部族的丝织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个部族自称“布郎米”，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最初采集蚕蛹作为食品，后来便开始养蚕缫丝。另有学者推测，蛾口茧在野外腐败变松，露出纤维，也是古人发现蚕丝利用的一个途经。由此看来，导致古人利用蚕茧纤维的原因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50年代后，随着史前社会的大量丝织品、纺织工具和蚕、蛹饰物的相继出土，我国蚕桑丝绸起源之迷逐渐被揭开。

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一批丝织品，有残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鉴定，绢片是用经过缫丝加工的家蚕长丝织造，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纱47

根，丝带为 30 根单纱分 3 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可能供妇女用作腰带。这个遗址离现在有 4650～4850 年左右。也就是说在距今大约 5000 年前，太湖流域地区不仅出现了蚕桑丝绸生产，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经纬线均匀而平直，单位面积经纬纱数量相等，结构相当紧密，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缫丝技术，并有较好的织绸工具。显然，蚕桑丝绸生产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蚕桑丝绸生产的起源时间比这要早得多。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资料告诉我们，大约在距今 7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可能开始利用蚕丝作为纺织原料了。1973～1978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分两期对这一遗址进行发掘，在出土文物中，除作抽纱捻线用的木、陶、石纺轮外，还发现了原始织机的一些部件，如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用的长条木齿状器和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虽然没有纺织品和纺织原料实物被发现，但有一个牙雕小盅出土。小盅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四条蚕纹的一圈图案。同时出土的还有陶猪和刻有稻穗纹、猪纹图案的陶盆等。把这些联系起来分析，说明蚕和稻、猪一样，已走进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野蚕已进入户内饲养阶段。而编织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则反映出蚕和织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原始状态的蚕桑丝织生产可能已经出现了。

在黄河流域，1984 年河南省在发掘荥阳青台